

# 物的旅程： 史前館臺灣史前史廳展示更新的藏品脈絡

姚書宇

研究助理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典藏組

shuyu417@nmp.gov.tw

## 摘要

本館史前史廳常設展更新計畫，策展團隊挑選了共計 1470 件考古標本作  
為展示文物，搭配展廳文案說明以期能具體呈現出史前人群的生活樣貌，  
以及文化之多元性。其中絕大部分為本館藏品及發掘計畫專業採集之標本，  
部分為向其他考古典藏單位借展之標本，以使展件類型更臻完整。

本文將從史前史廳常設展的展品選件出發，說明選件的過程與挑選的「眉  
角」，並嘗試分析與說明考古標本從發掘出土後轉變為典藏品、展示品的脈  
絡變化，以及考古標本獨特的脈絡意義與典藏策略。

**關鍵詞：**臺灣史前史、考古博物館、蒐藏與展示、考古典藏、文物脈絡

# Journey of Objects: Context of Artifacts Exhibited in the Taiwan Prehistory Hall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Taiwan

Shuyuh Yao

Research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Research and Collection,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Taiwan

shuyu417@nmp.gov.tw

## Abstract

For the update of the permanent exhibition in the Taiwan Prehistory Hall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Taiwan (NMP), the curatorial team chose 1,470 archaeological artifacts to be displayed accompanied by textual descriptions to tangibly portray the lives of prehistoric peopl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The grand majority of items on display are part of the NMP's collection or were found through excavations or collect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soil. Some pieces have been borrowed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other organizations to make the exhibition more complete.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selection process and related critical aspects regarding the selection of artifacts displayed in the Taiwan Prehistory Hall. It also analyzes and describes the contextual changes that archaeological artifacts undergo from the moment they are unearthed to their inclusion in collections and exhibits, as well as the unique contextual significance of archaeological artifacts and collec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Taiwanese prehistory, archaeological museum, collection and exhibition,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 context of artifacts**

## 一、前言

「博物館是人類的發明，它既非必然、永恆、理想，也非神聖的機構。它是為我們置放其內的物件而存在，其型態也會隨著每一世代看待和利用物件的不同方式而改變。-Adele Z. Silver」(Weil 2015:99)。博物館的整體核心便是其所保存維護的蒐藏品，而博物館的角色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持續調整，考古學作為一個學科則起源於「蒐藏」、「收集」的行為。早期人們因著對奇珍異寶的獵奇以及對古老事物的興味，而開始進行古物的收藏。隨著古物收藏的發展，人們試圖透過對古物進行分類排序以理解其所蘊含的意義，進而發展出系統性的研究方法與理論以透物見人，意即從遺留中獲取過去人群的生活與文化樣貌，瞭解人類的發展與多元性，此則為考古學的目標。

1980 年臺東火車站新建工程如火如荼地展開，大規模的開挖，也挖出了封存於塵土中的千年時空，大量的史前遺留包含陶片、石器、玉器以及數量龐大的墓葬、房屋結構等被翻至地表，開啟了學術發掘與民間採集之間的角力拉扯。臺灣大學考古隊在此進行了十餘次的發掘工作，但仍有許多出土遺留被古物愛好者或盜掘者取走。卑南遺址對於理解臺灣史前時代的重要性毫無疑問，也成為了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成立的契機，博物館的使命便是為了保存維護、研究遺址與出土遺留，以及持續推動公眾教育，讓大眾可以瞭解自身土地的過去，進而共同保護珍貴的文化資產。史前館籌備處於 1990 年成立，2002 年正式開館，20 年後的今天迎來首次常設展更新，考古學典藏品<sup>1</sup>數量也逾三萬件。本文將說明本次史前史廳常設展的展品規劃，並嘗試說明考古標本與藏品的脈絡與再脈絡化之過程與問題。

## 二、史前史廳常設展之展品來源與過程

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過去人群在這片土地上生活而留下來的各種遺留，從分析研究遺留的脈絡與內涵來理解過去人群的故事，因此時間的軸線對於考古展示來說是相當重要的架構。在本館史前史廳一期展示以及本次展示更新的規劃中，都以時間軸作為主幹，再以不同主題作為分支。隨著考古學研究的累積，增加了我們對於史前時代的認識，因此本次展示更新的重點除了加入近年累積的研究資料之外，也重新檢視與詮釋史前文化的內涵與發展。例如人群文化的傳承與影響形成多元的樣貌，以及與外界的互動

---

1 另有館藏研究標本超過五萬袋。

如何產生技術革新而使文化產生結構性的改變。甚至因為分析技術的演進，也推翻了早期的研究論證，顯示考古學的科學性。

本次史前史廳展示更新規劃了兩條軸線，第一條軸線以時間軸為主線，說明從三萬年前最早有人活動開始，臺灣史前各階段時代人群的技術與文化發展如何逐步累積與轉變，最後走入當代。另一條則是以器物為軸線，說明史前人群如何運用自然環境中的材料製作各式各樣的工具以適應環境，並且形成獨特的文化樣貌。

展示架構規劃大致抵定後，便開始進行展品的選件工作。本次選件的策略為依據展示架構選擇符合展示敘事內容的物件，以器形完整或是特徵明確、具代表性意義之標本作為選件的標準。展件來源以本館館藏品為主，不足之處則向其他保管單位借展，或是由研究人員進行專業採集，以及依照原件進行仿製。

### （一）館藏類型

目前本館考古學藏品的取得來源可分為兩種類型：專業採集與捐贈，前者為研究人員執行發掘調查計畫下自各遺址採集而來；後者則為民間文史工作者早年因對蒐藏古物之興趣而自行採集，爾後再捐贈予博物館，以期能妥善保存。

專業採集之考古標本，主要以考古學科專業技術與作業規範下發掘與採集取得，具有較完整的出土脈絡，且無論是否完整或具有特色，只要是出土的人工製品，即使僅為一小片碎陶片，原則上皆須紀錄採集，以完整記錄發掘探坑之內涵與脈絡提供後續研究分析使用。另一種則是依研究或調查目的進行遺址地表採集，採集回來之考古標本皆會進行屬性測量與位置紀錄，並給予編號編列清冊，以盡可能完善標本採集脈絡。

受捐贈之文物則因遺址地層受到破壞擾動而暴露於地表<sup>2</sup>，進而由文史工作者「選擇性地」撿拾蒐藏，此時受到青睞的標本主要為具有明顯特徵，以及完整性高，較容易辨識與觀賞，展示的美學性質較高，但因為地表採集之標本已喪失出土脈絡，研究價值較為稀薄。

---

2 目前考古遺址受到《文化資產保存法》之保護與規範，若見有疑似考古遺留暴露地表，建議先通報當地文化資產主管機關，避免逕行採集以免觸法。

## （二）前期展品來源

前期常設展廳規劃與建置之時，由於博物館剛成立不久，館藏標本量並不充足，且因本館位於臺東，研究人員進行專業採集便以東部地區之遺址為主要範圍，因此館藏自然以東部地區尤其是卑南遺址出土之考古標本為大宗。但是常設展之內容以臺灣史前史為展示主題，必須涵蓋全臺灣各區之史前文化，因此館藏不足且偏重東部的情形便成為當時策展選件的難題。

當時臺灣各地雖已陸續展開考古調查與發掘研究工作，但遺址出土之考古標本主要由主持發掘之研究者保管，且若尚未完成相關發掘報告與論文分析，外界將無從得知遺址內涵與出土物。在此種資訊不透明及尚未規範考古標本管理權責的情況下，很難向其他單位商借具有出土脈絡之標本進行展示，因此只能轉向尋求文史工作者採集之標本，當時便自盧錫波先生、郭德鈴先生與其子郭東輝先生借得其多年來在全臺各地搜集之考古標本，在商談之後慨然捐贈予本館作為後續典藏與展示教育使用，補充了本館東部以外的區域考古標本種類。但仍有部分較為精美或具代表性之標本無法取得，只得考慮以真品翻模製作的複製品，或是以原材質重製的仿製品代替真品展示（黃國恩 1999:20），展品來源類型統計表與區域分析表參見表 1、表 2、表 3 及圖 1。

## （三）本次展示更新之展品來源

本次常設展更新之展品來源則以專業採集標本為主，捐贈標本為輔，仿製品則大幅減低，期望展品仍能保有其脈絡性以及真實性。包含本館研究人員這 20 年來執行研究計畫所發掘出土標本、南科考古館受指定保管之南科出土文物<sup>3</sup>、策展團隊因展示需求而申請進行調查採集，以及向其他保管單位外借之考古標本。

### 1. 本館藏品

隨著本館研究工作的累積，出土遺留經過整飭與分析研究，得以將研究成果納入本期展示。例如在鐵器時代的展廳中，便運用舊香蘭遺址搶救發掘計畫成果以及出土遺留之分析研究，充份說明此時期東部人群與島內外其他地區的交流互動如何展現於物質

---

3 位於臺南新市區、善化區、安定區的「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臺南園區」，自 1995 年規劃為科學工業園區開發核心區，長期以來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考古中心進行調查及發掘，發現數個史前遺址並進行大規模的搶救發掘工作，出土大量史前遺留、遺跡，因此揭露了臺灣西南平原自 5000 至 300 年前的史前文化內涵；為了保存遺址搶救發掘出土考古遺留與資料，史前館南科考古館因此成立，並受主管機關指定為出土遺留保管單位。

遺留上；而南科園區歷年來大規模的搶救發掘成果，也揭露臺灣新石器早期至中期西南平原地區人群如何善用環境資源而留下了種種遺留證據，也得以在展示中呈現此時期人群的各種生活方式與相關遺留，試圖讓觀眾可以具體想像當時的生活樣貌，南科遺址群豐富的文化層堆疊與出土遺留，也讓時序推移至 500 年前的臺灣，大量的貿易陶瓷、硬陶、瑪瑙珠飾、銅錢等，讓我們得以一窺當時的西南平原與島外活躍的貿易活動。而新石器時代東部地區的考古研究工作則向來為本館研究核心，從花岡山遺址、長光遺址、卑南遺址等重要遺址的發掘研究成果，則可說明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多元性與人群互動關係。

策展團隊為了能夠充分說明與展示史前時期西南地區與澎湖之間的原料交換之往來關係，也專此擬定調查採集計畫，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向主管機關進行申請前往澎湖七美島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進行地表採集工作。新石器時代早中期在臺灣西南地區的遺址（例如臺南牛稠子遺址、南關里東遺址等）出土許多以澎湖特產的橄欖石玄武岩所製成的石器，而位於澎湖七美島的南港第一、二、三、四地點、東湖、西北灣、西湖等遺址，因地表便可見大量經初步人為加工的橄欖石玄武岩石材、石器半成品等，經過考古團隊進行發掘研究後，推測至少為 4000 多年前的石器製造場，並且與臺灣西南部出土的陶器相似，應為人群與器物移動的證據，也說明了早期人群的航海能力已相當成熟。實地調查遺址的過程，除了實際走訪上述遺址親眼見到滿地石材廢片壯闊景色，也深化了對此遺址的認識，包括在強勁的東北季風吹拂之下行走在滿是石材廢料的陡峭玄武岩崖邊，不禁欽佩史前人即使在如此艱困的環境下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方式。



鐵器展廳舊香蘭遺址的相關展件。



西南平原關於在地及貿易陶瓷等的展示。



澎湖七美石器製造場。

## 2. 館外借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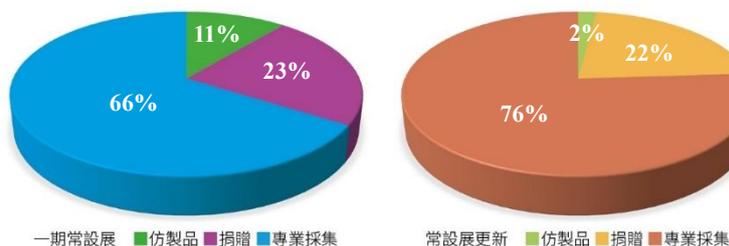
舊石器時代、北部與中部地區，以及代表性遺址關如之標本，除了從館藏捐贈品揀選合適標本，也向其他保管單位商借發掘計畫出土之考古標本進行展示，以確保文物之脈絡性。例如本館未曾進行舊石器時代之遺址發掘調查工作，雖然館藏品有幾件地表採集疑似為舊石器時代之石器，但因出土脈絡不明，便無法用於展示說明舊石器時代之器

型，因此缺乏合適的展品，故轉而向臺灣大學人類學系<sup>4</sup>、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曾進行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研究的學術單位，以及地方主管機關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商借出土標本展示。

挑選展件時依據展示內容，先選擇符合條件的遺址，再查找遺址發掘報告並請教發掘者給予選件建議，此時發掘報告與圖版頁面便可提供包含出土脈絡以及標本特徵與完整度等重要資訊，得以迅速媒合合適的標本。數位典藏資料庫更是搜尋展件的好幫手，例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建置的「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便提供清晰的圖像、出土資訊等，除了便利查找之外，向保管單位借展溝通時也可明確指出借展標的。特別的是，由於本次展示更新執行期間遭遇全球有史以來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嚴峻之際難以移動至其他單位調件檢視，因此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之典藏管理人員便與策展團隊以視訊會議的方式進行「雲端選件」。由於該館典藏鵝鑾鼻遺址與龍坑遺址標本之相關發掘報告出版年代甚早，圖版等資訊較不清晰，亦無法請教原發掘者，故本團隊先向館方提出器物種類需求，館方人員初步篩選後再以視訊確認、調整，會議結束後再提供照片等資訊進一步確認，才完成選件工作，此可謂疫情之下的新出路。

表 1 新舊史前史廳常設展之展品取得來源類型統計表

展品來源類型	一期常設展	本次常設展更新
仿製品	110	29
捐贈	222	325
專業採集	649	1116
總計	981	1470



4 包含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物館以及臺灣大學人類學系陳有貝教授計畫研究室。

圖 1 新舊史前史廳常設展之展品類型統計圖

表 2 一期史前史廳常設展之展品來源區域統計表

展品來源	東部	南部	北部	中部	離島	總計
捐贈	2	96	90	24	10	222
專業採集	567	80	1	1	0	649
總計	569	176	91	25	10	871

表 3 史前史廳常設展更新之展品來源區域統計表

展品來源	東部	南部	北部	中部	離島	其他	總計
仿製品	13	3	8	4	0	1	29
捐贈	2	67	193	63	0	0	325
專業採集	730	261	1	0	17	0	1009
專業採集(外借) <sup>5</sup>	56	20	23	8	0	0	107
總計	801	351	225	75	17	1	1470

### 三、文物再脈絡化

「博物館接收考古學者發掘出來的東西，保存它們並且展示出來，為大眾進行解釋。這在考古學者與博物館之間應該是個動態的過程，但卻經常流於線性發展，於是一旦考古學者完成了考古材料，博物館往往就被動地成為了這些材料的典藏庫（Swain 2007:12）」。考古發掘與博物館之間的關係，如同「生產端」與「照護端」（Sullivan and Childs 2003:5），兩者看似緊密，實則卻有巨大的分野，包含學科訓練以及對待器物的方式皆有不同，因此對於出土之文物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與詮釋。器物從製作與使用脈絡進入埋藏堆積，經過千百年後被考古學者發掘出土並以分析研究成果或理論框架進行解釋，到進入典藏成為文物，以及作為展示陳列向公眾說明史前文化的變遷與人群生活

5 本次借展合作單位共有 10 處，分別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花蓮縣文化局、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物館、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陳有貝教授計畫辦公室、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樣貌，甚至從觀眾的角度對於作為展示品文物的理解，在這漫長的知識建構、解構、再建構的過程中，物的意義會因著不同脈絡而呈現流動不定性。在本段中筆者將初步梳理文物的脈絡變化，並嘗試以本館藏品與展品的例子來回應。

### （一）作為出土遺物的脈絡

最早將出土文物賦予脈絡與意義者，為丹麥考古學者 Christian Thomson 在 1816 年將丹麥國家博物館的藏品分門別類，以便公開展出。Thomson 運用三期說體系<sup>6</sup>將器物排序分類，並注意器物與一起被發現的器物之間的關係，將博物館藏品架構出年代學序列 (Sharer and Ashmore 2009; Bahn 2008)，為展示藏品以及如何研究過去提供了有效的框架，也成為考古學類型學的先驅。雖然 Thomson 的分類方式深深影響了後續考古學方法發展，但此時的分類對象並不全然為發掘出土物，有一部分為古物收藏者提供，分類的對象本身並沒有直接的脈絡可循，而是創造出一個分類系統並嘗試將材料重新組合，過程中也必然將器物脫離原本的脈絡，最終形成了新的關係架構，讓新出土的遺留能以不同方式被理解 (Wingfield 2017:4)。

隨著考古學科理論與發掘技術的發展，考古發掘成為收集考古資料最主要的手段。考古發掘出土的物質遺留，經過發掘過程特殊且系統性的資料提取方法，以及詳實記錄遺留的空間維度、與周遭環境（包含遺留、遺跡與地層堆積等）之間的空間分佈、共伴、組合等脈絡關係，得以使發掘者還原器物在遺址中的意義，再透過不同的分析與研究方式，探索器物背後的人群行為、生活、文化、社會組織，以及文化變遷的因素等。因此器物在考古發掘與研究中的意義，不單只是解釋器物本身，而是其在特定時空中與特定脈絡中的意義，最終的目的即是透物見人，透過不同理論與多面向的解釋，期望能更貼近物質遺留所蘊含的真實性意義，並重建古代行為。以考古發掘計畫來說，出土的每件遺留都將被記錄其於遺址出土的水平位置（探坑、區位）與垂直深度（層位），以及其他各種遺留之間的關係，分析研究後在發掘報告中將說明遺留的分類與統計，並進一步依器形、功能與製作技術、成分分析等各種面向，分析過去生活在遺址的人群行為。

---

6 三期說 (three-age system) 為最早廣泛用於考古學解釋的歷史框架，即為史前社會經歷了石器、青銅器、鐵器三個技術發展階段 (Robert J. Sharer, Wendy Ashmore 2009)。

## (二) 作為典藏文物的脈絡

相較於在發掘計畫或考古遺址中的脈絡，考古遺留進入博物館典藏成為文物之後，則被賦予新的脈絡意義。Gavin Lucas 認為，在發掘之後，檔案資料會發生分岔，因為它將進入兩個不同的學科流：博物館與考古學(Lucas 2012:245,轉引自 Wingfield 2017)。發掘出土的各項遺留在整理後，會被裝入標示出土資訊的夾鏈袋，放入收納籃排列存放，並依其出土脈絡資訊與各項測量屬性進行登錄造冊，完成基本工作。發掘計畫完成後，出土遺留則會依《文化資產保存法》<sup>7</sup>之規定交由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保管，本館亦為受指定保管單位之一。而出土遺留指定本館為保管單位後，依照本館〈蒐藏管理辦法〉進入入藏的流程，建立入藏檔案並且給予典藏編號、登錄與編目等，為博物館典藏管理之重要工作。此時考古遺留的身份便轉為考古典藏品，扮演的角色從考古遺址中還原史前生活的證據，轉移為建構博物館內涵的藏品、以及後續展示敘事的元素。為了充實藏品資訊，需要盡可能詳細搜集與紀錄各項資料，以利後續有效運用於藏品服務。此外，由於出土遺留數量龐大，一次發掘計畫結束後往往動輒採集上萬件陶、石器等，因此在入藏時將考量遺留的特殊性、完整度予以分級為「典藏品」與「研究標本」，僅典藏品進一步編目、後者則登錄列冊存查。故為了因應保存管理及後續研究，文物在入藏時就如使用分類帽<sup>8</sup>進行分流，也賦予了文物新的脈絡。



「藏品登錄」與「藏品編目」是藏品紀錄的基礎資料來源，「藏品登錄」為典藏管理的基礎工作，包含藏品的取得方式、基本尺寸與重量等測量屬性資料、入藏保存狀況等描述資料，並依編號原則建立登錄號碼；「藏品編目」則是經分析研究後，進行文物分類、解釋與分析等詮釋性資料(張淑卿 2018)。前者的資料主要可從發掘出土遺留清冊取得，也可由典藏管理人員透過測量與觀察器物外觀進行描述與紀錄建檔，後者則主要須由原發掘者提供其研究成果，作為器物年代、所屬文化、功能、意義等詮釋依據。

7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3 條：「考古遺址發掘出土之遺物，應由其發掘者列冊，送交主管機關指定保管機關(構)保管。」

8 分類帽是知名奇幻小說《哈利波特》中的魔法物品，在進入魔法學校時會依學生的人格特質及背景潛力等相關條件，自動將其分類至不同性質的學院。

由於考古資料的專業性與特殊性，「藏品編目」往往須由研究人員或是受過專業訓練之典藏人員建立詮釋性資料，而發掘出土遺留則應須依其出土脈絡與研究分析結果進行詮釋，因此仰賴發掘工作的細緻度、後續相關發掘資料保存維護的狀況，以及研究成果的公開程度。

由於藏品的登錄與編目乃以器物為主體，一件器物一個編號，相較於作為考古出土遺留時，研究者除非有明確的證據，否則並不會特別以功能性進行分類，但在典藏與展示則傾向於將器物的功能彰顯出來，以具體建構史前生活樣貌，因此容易落入單一器物的描述與詮釋，例如製作方式、功能推測，而脫離了原本在遺址中與其他物質遺留、現象遺跡的脈絡。雖然在編目欄位中需註明遺址、探坑、層位、現象等出土資訊，但在系統搜尋時難以看出遺留之間的關係，也不易與其他相關藏品進行勾連，目前僅有少數串飾、對飾類藏品以「組件」的方式將物件的關係扣連起來，未來應還須考量如將同一探坑或是同一墓葬中的陪葬品群組化，強化其脈絡性。而在執行藏品編目的困境，除了編目人力短缺而難以消化龐大資料之外，發掘資料不完整、甚至因發掘工作執行的年代久遠而造成資料隨著時空變遷逐漸消逝，例如早期文件資料字跡模糊、紙張毀損、資料幾經轉手搬移而佚失、發掘影像資料受潮毀損等等。此外，發掘完成之後續研究工作往往需花費數年時間得以完成，若研究者尚未能完成研究工作，則難以取得完整的研究成果，使得編目工作的執行效率與完整度窒礙難行。

上述為發掘出土保有脈絡與初步研究資料的藏品樣態，但仍有一部分館藏為無出土脈絡資訊的捐贈品，針對此類藏品的編目則須參考相關研究資料並謹慎詮釋，否則將憑空創造了藏品的內涵與意義，並影響後續展示應用所傳達的知識性意義。

### （三）作為展品的脈絡

博物館透過對文物的詮釋與觀眾溝通，藉著觀察與推論，人們得以認識事物、形成理解，文物是博物館對外溝通的語言，不只應著重於器物本身的描述與初級功能的解釋，還應將文物置於其本有的自然環境與社會文化脈絡中來詮釋（王嵩山 2012:131）。博物館的展示目的為透過敘事與設計手法，將學術研究成果轉譯為觀眾容易吸收理解的故事與資訊，由於敘事的主軸不同，便會選擇符合展示敘事內容的藏品作為展品，或是依據特定藏品的脈絡來設計敘事主題。而此時作為展櫃中陳列的展品則便脫離原有脈絡，並重新再被脈絡化。但這個再脈絡化的過程，仍須著重其本身原有的脈絡，以讓觀眾得以深入瞭解其背後所蘊含的文化內涵與歷史意義為核心目的（黃漢鋒 2021），換

言之，雖然考古遺留在出土後便脫離原有脈絡，但仍可依其所承載的時代與文化意涵重新脈絡化，將史前人群的故事以更適切的方式呈現給觀眾。

Alexander Bauer (2002) 將觀眾對於展品的理解比喻為考古學者在遺址中將考古遺留發掘出土的認識過程，如同考古學者透過遺留在探坑出土的空間與脈絡關係，憑藉自身的學術背景與經驗，來解釋史前人的遺留分布所蘊含的行為與文化意義，從這個角度來看，觀眾也是依其自身的學識與生活經驗，來理解策展人在設計展示與安排展品位置背後所要傳達的訊息。Bauer 既有趣亦中肯的觀點，精準點出人與物之間不同層次的脈絡化與理解的過程，對於器物的解釋往往來自於外在環境以及詮釋者的思維環境(Bauer 2002:46)，因此無論是考古學者的詮釋所賦予考古遺留的脈絡、典藏人員所賦予藏品的脈絡、以及策展者所賦予展品的脈絡，甚至是觀眾在觀看理解的過程中所賦予的脈絡，其實每個人對於過去的認識理解，都是透過在當代的實踐不斷協商與闡釋而產生的(同上引:46)。

換言之，對於過去的解釋並非只有標準答案，甚至我們對於遺留的意義也會因著研究方法與分析技術的更新而有新的理解，因此在展示中除了將文物再脈絡化，盡可能在其原有的環境背景下呈現(黃洋 2017)，並且讓大眾嘗試以學者的角度去理解及思考文物背後所蘊含的歷史意義(黃漢鋒 2021)，應可試著呈現不同脈絡化的過程，讓觀眾一起參與對過去的闡釋，讓好久好久以前的故事不再是這麼遙不可及與難以親近，並可能從史前人群遺留的吉光片羽中瞥見過去與現在的連結。

#### 四、結語與建議

Swain (2007) 認為考古學和考古意義全在於關聯和脈絡，而博物館幾乎一定會消除這種關聯和脈絡，並在典藏和展示過程中創造新的關聯和脈絡。事實上，考古遺留在脫離原使用脈絡進入埋藏過程後，便開始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的過程。考古發掘的方法與研究分析便是嘗試透過物質遺留的出土脈絡，詮釋過去人群的行為、文化與發展變遷的過程，關注的核心是物質遺留背後那些已經消失的人群身影。而進入典藏後，依目前典藏系統登錄編目的邏輯以及資料本身的限制，關注的焦點則轉為器物本身意義，較難將器物與背後人群連結起來，在藏品編目時往往將文物的脈絡切成片面的詮釋，未來應須努力讓典藏資料之間的脈絡關係建立起來，以避免在發掘資料與發掘者都逐漸消失的情況下也弱化了藏品的意義與研究價值。而策展與展示則是將去脈絡化的藏品，以不

同的敘事方式重新放入原有的脈絡中，將過去的故事呈現給觀眾，吸引與啟發觀眾使其也能依各自的經驗來理解與演繹過去。

作為重視文物脈絡的考古博物館，我們或許該開始思考捐贈考古文物的意義與定位。Sullivan and Childs (2003) 便指出，失去脈絡紀錄的考古文物僅能被視為「古物蒐藏品」(antiquarian collection)，而非考古蒐藏品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其間的差別在於考古蒐藏品附加了考古紀錄，包含田野紀錄、照片、地圖等含有保存脈絡與分析上的訊息與資料，可使藏品用於研究與解釋用途；而古物蒐藏品則沒有附加相關資料，僅有器物本身的物質性特徵，難以利用於有效的研究。目前館藏的考古捐贈文物大多為文史愛好者針對被翻出地表之考古遺留進行採集，唯一的資訊僅有採集的遺址區域，沒有確切的地點位置，亦不可能有堆積脈絡，因此在藏品編目時僅能參考相關發掘調查報告，依相似的器物進行詮釋。但對於那些沒有經過發掘研究的遺址，或是具有多個文化層的遺址，由於不清楚遺址的堆積內涵與遺留出土脈絡，過多的詮釋都恐流於臆測，也不適合作為研究或解釋遺址的材料。考古文物在出土之後，其所富含的資訊便逐漸遺落，期許考古學、博物館及文化資產保存能共同交織成緻密的網，讓這些史前人群所遺留線索能被妥善的保存及解讀，繼續道出這片土地綿長的故事。

## 參考書目

王嵩山

2012 《博物館蒐藏學：探索物、秩序與意義的新思維》。臺北：原點出版社。

黃國恩

1999 〈臺灣史前史〉。《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文化驛站》9：16-22。

黃洋

2017 〈在歷史情境下講故事——考古遺址博物館的展示〉。《博物館學季刊》31(2)：89-105。

黃漢鋒

2021 〈考古文物的再脈絡化展示——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為例〉。《博物館學季刊》35(2)：117-131。

張淑卿

- 2018 〈博物館藏品編目實務面向的問題與改善建議——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為例〉。《博物館學季刊》32(3)：63-79。
- Bauer, Alexander A.
- 2002 Is what you see all you get? Recognizing meaning in archaeology. *Journal of Social Archaeology* 2(1):37-52.
- Bahn, Paul G.
- 2008 《劍橋插圖考古史》。郭小凌、王曉秦譯。臺北：如果出版社。
- Lucas, Gavin
- 2012 *Understanding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rer, Robert J. and Wendy Ashmore
- 2009[2003] 《考古學：發現我們的過去》。余西云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 Sullivan, Lynne P., and S. Terry Childs
- 2003 *Curating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From the Field to the Repository*. Walnut Creek: Altamira.
- Swain, Hedley
- 2007 *An introduction to museum archaeology*. New York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il, Stephen E.
- 2015 《博物館重要的事》。張譽騰譯。臺北：五觀藝術。
- Wingfield, Chris
- 2017 Collection as (Re)assemblage: Refreshing Museum Archaeology. *World Archaeology* 49(5), 594–607.